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九

起壬寅明神宗萬歷三十年盡壬子明神宗萬歷四十年凡十一年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振湖廣災

湖廣潛江沔陽石首巴陵華容廣濟景陵平江荊門安鄉大冶興國等州縣災荒巡按御史王立賢請將改折緩徵錢糧蠲振振貸從之（潛江漢竟陵縣唐置潛江縣明屬安陸府石首晉置縣以縣北有石首山而名明屬荊州府巴陵晉置縣以縣岳州府治華容漢末置安南縣隋改曰華容縣明屬岳州府平江秦羅縣後五代唐改平江明屬明州府今皆因之安鄉晉置縣名屬岳州府之澧州今屬直隸州

大冶唐為永興縣地置大冶場南唐為大冶縣明屬武昌府之興國州今屬武昌府王立賢山西儀衛司人

二月振福建災

以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莆田仙遊諸縣并告災分別蠲振貸實

江江晉晉安縣唐折置晉江縣明為泉州府治南安三國吳置東安縣晉改為南安縣明屬泉州府莆田縣置縣仙遊唐置縣明並屬興化府今皆因之

帝不豫名大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帝瘳寢前

詔

神宗信用閹人礦稅之擾莫之海內雖盈廷翁請若罔聞知會遘疾而召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洗一貫既承此旨正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民困何乃濡遲觀望翌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追悔成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

皇太子因禮甫畢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宮後殿西煖閣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具冠服亦南面太子諸王跪于前一貫叩頭起居畢帝命之前曰朕病篤矣礦稅事朕因三殿二宮工未竣權宜採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內監俱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言已就卧一貫叩頭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惟中加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並蘇杭織造內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着仍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緞疋燒完磁器還着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有姦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漫者指名參處等語諸大臣期即奉行翼日帝疾瘳悔之遣中使二十輩至閣追取前諭一貫不能持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方在帝前力爭曰王言何可反漢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

涓唾請曹若單之不如頓既不力持于始其後傾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為阿順取容而陽以黨弋舉究之欲益彌彰耳

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聽

閏二月復河套諸部貢市

先是套部市賞既罷者十有餘年二十四年乞款進馬詔許增其價後因各部侵軼不常由是款議罷遂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怨至是濟農巴爾章等輸誠乞款兩鎮新舊撫臣皆言款便許之○時濟農巴爾章等乞款聞延綏巡撫王見賓將去恐後款事不成請益切在寧夏者曰珠蘇爾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會孫維城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黄嘉善代之二人並申約束維城議上善後六事一市貨務精委官協辦并程以殿最一撫賞宣撫必諳識情形如波羅參將馬應時口習番語應令兼管一選廉幹大武官各一員專驗馬匹膘壯堪備騎操方聽解道驗烙一市賞須有定額軍民不許私易將官不許貪功

經管官不許扣尅及以濫物搪塞一延鎮應改搶邊
牆築圍垣如城匝以深池庶緩急無虞一定市期并
赴賞之例其進貢之馬務擇膘壯不得槩收嘉義義
上善後七事一市銀請自二十年矣後每年照數聽
鎮谷部題發一每歲之市一年無犯方准一次款市
一市分衛綏守備通判等官按地分管便于責成一
定撫賞之例如生事則議革一定易馬之額如騐堪
騎操方許分給營堡一松山近始收復不可不加計
防之如陽順陰違即當出兵勦伐一每歲彙查將領
有無失事報部處分兵部皆議覆從之自是款事之
議復
堅

河州黃河竭

陝西河州州黃河水乾見底至三月水突漲壞橋并墩
房衛去陝西總督李汶巡撫賈待問疏言黃河水流

水盡乾竭今歲火星失度日光如赭風霾黃霧種種變異然未有若此河之為變者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貨財之流布於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匱絀閭閻貧府庫貧獨礦稅監使及參隨土棍之家富耳神河天險源涸流徙此脈竭財匱之象也夫民匱則愁苦愁苦則思亂直須時耳伏望罷礦稅撤中使人心既悅天意自回不報

夏四月振順天永平饑

二府所屬各州縣告災蠲振有差

五月四川地震

地大鳴如雷至六月復有聲房屋俱動

六月福建地震

戊申興化泉州二府同日震辛亥福州興化泉州三府復同日震

秋七月緬犯騰越

初雲南稅監楊榮開採阿瓦猛密諸寶井云歲可得十萬旣旣而所進不得什一又開採麗江土司地勢益橫番漢居民相率燔稅廠殺委官至是緬人以稅使貪暴為辭攻陷蠻莫宣撫使思正奔騰越緬賊追及之有司殺思正以謝賊始解

質實 猛密即孟密安撫司明神宗時改為宣撫司時又析孟密地置蠻莫安撫司

九月大星見

已未朔夜有大星見東南色血紅大如椀忽化為五五中一星最明久之會為一星大如甕辛巳夜流星大如雞卵青白色尾有光又流星大如椀起自參入天苑又有大小星數百四面交錯而行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以星變請罷礦稅不報 質實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

冬十月振南直隸灾

宿松望江二縣重灾淮政析休寧祁門婺源等縣以次振恤泗州虹縣等十二州縣蠲振有差 質實 宿松望江並隋置縣明屬安慶府祁門唐置縣以縣東北有峯名岐山其西南有兩石對峙如門故名明屬徽州府虹縣唐置縣明屬鳳陽府今皆因之

十二月大學士沈一貫奏御史巡差缺員不報

時天下御史巡行諸差務凡十有三處至是缺其九一貫等奏請遣御史分往受事庶監察有所責成而綱紀可振不報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

復建乾清坤寧宮輔臣沈一貫等入視工程因亟言巡漕巡倉二差及河南陝西二巡撫缺應補受差遣

發明 神宗時南北卿曺半皆虛設司道郡守比歲缺員庶務之廢弛百司之曠職無有甚於此者輔臣往往經年無入對之事雖有書思補衮之忱無由徑達獨于入視工作之地乃有晝接從容賜茶問荅之便比沈一貫等所以乘色亟請也夫巡撫為封疆表率察吏安民一方之責綦重即漕倉巡察凡儲備經理之宜亦將賴以考核責成此豈可申請再三而或留中不報補缺虛懸者若必

待營建兩宫而後得斆盡説無論股肱惰而萬事隳日滋叢脞即此藉將作之臨為納牖之舉顧可以

垂諸史策哉

詔户兵二部覈軍實

時内府所供寖多户部困不能支九邊軍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剋減邊兵屢譁帝

急命户工二部鉤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三月吏部奏天下郡守缺員不報

時天下郡守缺者幾十之五是時南北六卿正貳亦多缺不補

沈一貫請發羣臣章疏不省

一貫等言各衙門本章例三日即下皇上初年始有留中之事至于今日有奏而不發票者有票上而不發行者在皇上蓋出詳慎不輕之意且昭操縱不測之權而人心自此怠弛政務從而壅滯且歲月滋久保無乘機壅蔽藉手作奸者乎況始于權宜後遂成例何可以昭示萬世請將各衙門章疏可行者即賜允行不可行者明示改正必期無一疏不報無一事不決疏入不省

遼東火

大福堡火焚燬房屋軍器無算又火起地中大如車輪高三丈烟高三尺餘

質實 大福堡在廣寧左屯衛西大興堡之東北

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春秋書災異莫大于日食故禮諸侯祭見天子入門不終禮者有四日食與焉當祭而日食牲至未殺則廢況時惟四月又為正陽變異非細是日辰時食至巳時若救護後午刻祭享曾未踰時兩興大禮精禋不肅宜以朔旦救日詰朝享廟詔改享太廟于初五日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

承天地震

二十日丙午承天府鍾祥縣地震自南方起至西北方屋宇皆震裂有聲

五月京師地震

二十三日戊寅京師地震是日鳳陽大雨雹毀皇陵殿脊

質實

楚宗事曖昧難明當時之號為正人者大抵皆右假王之説究亦未有確憑而其難端則始于汪若泉告許若泉為恭王密戚所言或果有見聞或妄生覬覦皆不可知彼時若即窮究根源庶可辨其真偽及事隔數十年

六月黜楚中尉華越為庶人

初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甍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言華奎乃恭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華壁乃妃族人王如綍奴王玉子內官郭綸取以養之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帝八年華奎嗣爵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彊禦忤王及是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納華奎重賄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越疏至乃上之事下禮部未幾華越入都訐通司邀截實封及華奎時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通政司懼名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署尚書事郭正域楚人也頗知假王事請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右華奎言親王不當勘但宜體訪正域以事關宗室不經勘問誰敢分剖華奎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

華越復以挾嫌訐訟尤不可不明勘虛實以破疑竇而息群囂乃沈一貫獨執宜訪不宜勘之言妻之撫按仍歸覈須了事適足招疑謗之口于是閣臣禮臣互相袒護攻擊紛如以報復相尋轉致楚宗曲直于不問朝局之壞益至是時而極矣

撫按行勘皆言無左驗而華越妻乃王如言女持偽王說甚堅廷議令覆勘詔公卿集議于西闕門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録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嗾御史康丕揚等劾禮部壅閼群議不以實聞正域亦發一貫匿疏沮勘及華奎饋遺事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不足憑據遂坐華越等誣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萬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方恨可懷治楚獄不平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于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閒住者四十五人賈實楚恭名英㷿顯榕次次子康丕揚濟南陵縣人

山東水

泰安州大水溺死男婦八百餘口屋宇傾圮千餘間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時祁州安肅並大風雨冰雹頃刻水深尺餘拔樹折禾苗稼盡傷祁州復大水田廬盡沒城垣傾壞清苑蝗食禾聚如蟻

質實 祁州唐置州明屬保定府清苑北齊樂鄉縣明為保定府治今並因之

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為教習師復閣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恨及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楚王之獄正域右華趆積忤一貫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劾正域陷害親藩楊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于魯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

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留中不報因乞休去已而華奎亦奏劾正域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李廷機謂正域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言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皆無狀

質實　錢夢臯富順人　應應文無錫人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其文託朱東吉為問荅東吉者東朝也其名憂危以呂坤曾有憂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諷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重妃而妃之刋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譴二人事遂寢至

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于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荅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畧言帝立東宮出于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内閣者以賡更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人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以沈鯉與己地相逼而正域罷欲因是陷之乃為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蓋徵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衞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為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為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廠衞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銀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

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為正域所榜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許明卿則錢夢皐增夢皐大恚上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韋姞結為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邑名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為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于楊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皐丕楊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

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屢會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釋諸波及者正域始得歸○初沈鯉將入閣年七十一矣沈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欲諷鯉辭召命乃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所見礦税之害他日後與賡疏論之皆不納楚假王被訐事起禮部待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憂危竑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給事中錢夢皐直指為正域鯉所造并羅織鯉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闞其居已而事解復譖鯉詛呪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究獄撤税使十事而書其上曰天啟聖聰撥亂反治

八字每入閣輙焚香拜祝之譏者遂指為詛呪帝深知鯉不之信也

質實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陳矩安肅人戴士衡字章尹蒲田人樊玉衡字以齊黃岡人皦生光順天生員性險賊多脅取人財又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故錦衣衛疑而捕之

發明 沈一貫以楚獄銜郭正域又因沈鯉名位逼已遂遽借妖書一事欲羅織二人于極典輔臣身秉國鈞而居心狡險若此則是將朝廷紀綱法度悉以行其生殺愛惡之私國事尚可問乎尤可異者御史康丕揚等復曲意阿附執正直謂妖書楚獄同一根柢傅會株牽幾成莫須有之大獄以殺人之事媢人乃至顛倒是非變亂黑白雖久之而獄未能具然一時輦轂之下人人自危矣厥後三案繼起聚訟紛爭流毒無已早于此階之厲耳

致仕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卒

家屏歸後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勅存問及士卒贈少保謚文端

甲辰三十二年春三月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

沈一貫擬各差御史敕以上不省

乾清宮成

敘賞工部官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時大同陽和等處流星大如斗先白後赤光芒燭地

閣臣請補科道官缺不報

沈一貫等上疏催補科道行取考選吴道行等四員熊鳴夏等三員散館題授王元翰等八員不報

質實吴道行宜興人熊鳴夏江西豐城人王元翰雲南寧州籍南直隸鳳陽人

開濬泇河成

泇河界滕嶧間南通淮海引漕甚便前總河侍郎翁大立首議開濬已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勘迄無成畫其後尚書舒應龍創鑿韓莊以引微山湖之水劉東星又開良城侯莊以試行運時漕舟行泇河者十之三東星卒官役遂止至是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李化龍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循東星

舊跡修之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凡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會化龍憂去侍郎曹時聘終其事由是泇河遂為漕道永利

質實

泇有東西二河今運河上自山東滕縣下至江南邳州統謂之泇河韓莊在嶧縣微山湖東今有閘良城在邳州北漢置良城縣晉改良城唐省侯莊在韓莊東今為侯仙閘直河在邳州東蒙沂諸山之水所滙直河入泇口在邳州西北李化龍疏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由藩家口過司家道口至河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於運前督臣排羣議以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為今之計

唯循故跡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糧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為陵捍患為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泇河既開除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疏下戸部議至四月庚戌工部尚書姚繼可言泇河業有成績泇成而漕可藉矣至於黄河衝徙魚臺豐沛若非因勢利導何以拯救元元總河議于堅城集以上開渠引河而下流多通復分六座樓花家樓二路而水勢多殺既可以移豐沛之患又不至沿碭山之城行所無事莫善于此自今開泇分黄兩工並舉並從之曺時聘獲鹿人

是時陳言厖禄幾不惜指斥詆諆神宗一切漠然置之既難期納牖之明並不見攖鱗之怒沈鯉等乃欲藉素服冒雨覬得一為動心見亦疎矣觀于因疾草革除之詔疾瘳即便追還遇災責實政之修災過依然不省其

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

帝以陵災下詔資實政大學士沈鯉請除礦稅屬沈一貫朱賡各為一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一貫等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視亦一機也一貫等從其言帝得疏疑必有意事啟視果為心動戶部尚書趙世卿亦上疏力請帝優荅之然不為罷

質實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疏言今日實政孰有切于罷礦稅者古明王不貴異物今也取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為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必致倒戈之禍是為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搉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燬室踰垣掃廷雞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為國體計不可不罷

因循莫振誠非
一朝夕之故而
猶欲以口舌力
争如石投水庸
可冀乎

者三貂璫漁獵翼虎咆休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
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為怨讙謗屢聞是為民困
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
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愈稽闕稅而闕稅虧
披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徵贖鍰而贖鍰
消外府一空司農若掃是為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
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
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
草莽是為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陛下試思服食宮
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
上嗟此赤子曾無負于國乃民方懽呼以供九重之
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
陛下不少恤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
不少恤其難反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今天譴頻仍
變不虛生故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
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決也

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闕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昌平太水壞長泰康昭四陵石梁

并壞陵垣蟲食長陵松栢葉盡

秋七月大雨水

京師大霪雨兩月不止正陽崇文二門城牆中陷者七十餘丈民居多壞發銀十萬兩振被水居民時永平府屬諸州縣大水溺死男婦無算

八月羣臣伏文華門疏請修舉實政詔切責之

文武大小九卿科道持公疏齊赴文華門奏請修實政詔切責其瀆擾朝儀沈一貫言欲朝儀靜肅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近年天下久罹礦稅之苦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恩綸以日為歲諸臣千章萬牘總出懇誠豈可罪之為激為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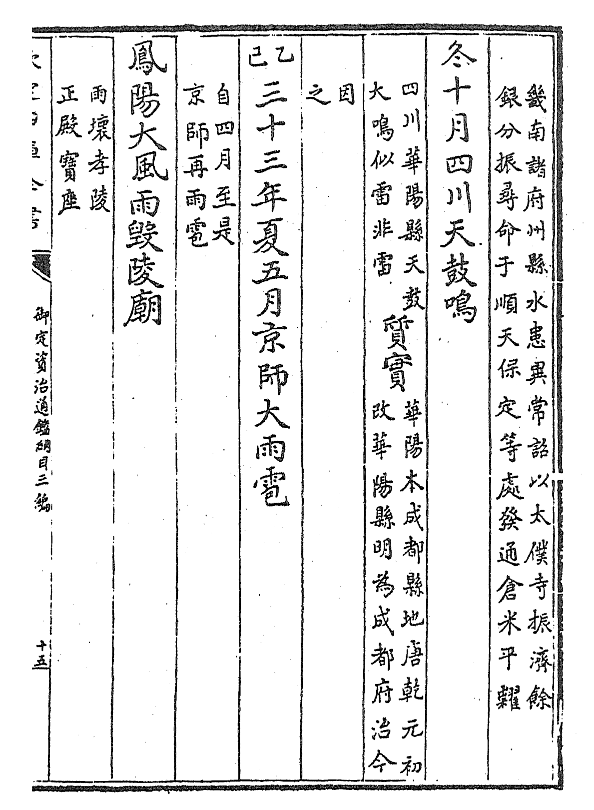
閏九月陜西地震

鞏昌府禮縣地震聲如雷日十餘次城垣屋宇皆傾

質實

禮縣元禮店明成化中置禮縣屬鞏昌府之秦州今屬秦州直隸州

振畿南諸府饑



畿南諸府州縣水患異常詔以太僕寺振濟餘銀分振尋命于順天保定等處發通倉米平糶

冬十月四川天鼓鳴

四川華陽縣天鼓大鳴似雷非雷

質實

華陽本成都縣地唐乾元初改華陽縣明為成都府治今因之

乙巳 三十三年夏五月京師大雨雹

自四月至是京師再雨雹

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雨壞孝陵正殿寶座

温純清白自持
奉脂回稱無忝

雷震郊壇

雷火擊毀南郊望燈高杆杆高十丈餘碎上段三丈餘為百數十片皆有火痕其下六丈餘左右各有瓜損痕

廣西地震

廣西陸州縣地震聲若頹山域賔實垣屋宇多壞壓死男女無算

陸川唐置縣明屬梧州府鬱林州今屬鬱林直隸州

左都御史温純罷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妖書事起力為沈鯉郭正域辨誣又楚宗人殺撫臣純言無反狀

即其為沈郭雖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于楚宗倡亂敢于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逮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慎行復襲前說請釋諸宗當時亦共韙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

積忤沈一貫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錢夢皐等皆在譴中一貫怒言于帝降旨切責純察疏亦不下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遂連章訐純棄事誣以納賄給事中陳嘉訓極論夢皐兆斗等朋比為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是時京察章疏一貫請留中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御史朱吾弼等力爭之謂二百年來計典疏無留者時南京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

質實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鍾兆斗海鹽人陳嘉訓鄱陽人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龐時雍汶上人朱吾弼字諧卿高安人

秋七月泰州天有聲如潮

泰州天鳴有聲如潮而怒起自南方轉東而下數日不止鎮江宜興等處亦同時鳴而鎮江西南山裂開

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朋黨偏見固結于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二三尺巡按御史黃汝吉江防御史李雲鵠各疏以聞并言南京兵部尚書與鎮江道府諸官久闕亟請推補不報

質實 宜興元宜興州明洪武二年改縣屬常州府今因之李雲鵠內鄉人

九月昭和殿災

罰內官等下法司提問治罪有差

質實 昭和殿在西苑孫國敉燕都遊覽志雲南臺在太液池之南上有昭和殿北向

京師地震

丙申申刻自東北向西南連震二次

冬十月濬朱旺口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口亦潰魚臺濟寧閘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南直閘河不能為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沛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縣一線隄防宜急會化龍憂去曹時聘代至是時聘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隄厚河歸故道焉○時河道總督曹時聘言舊河既疏決口已塞勢必沛然東下新挑之河其深廣僅半上源則放水之後行隄亟宜補築卽曹縣之王家口曹家樓儀封之小宋集蘭陽之銅瓦廂祥符之張家灣北之伏秋防守更宜加謹其最險要者王家大壩黃壩新隄皆溝溜經行之處令管河各官儲料集夫時刻防備多懈時工部又奏總河大挑之後業已奉旨興工矣朱旺口二股原係黃河中路北股出濁河者再疏再壅南股出小浮橋者地形卑下可因就下之河形復已湮之故道

其間義安之建壩徐州之砌隄正使本不旁溢滔滔東注弗蹈往者黃堌符離之故轍爲泗濱憂益濟運獲陵未始不兩利而兼成耳令如前議疏浚引水東注或於南岸倍加封幫築勿令侵潰仍將下流分水之說詳求至當以（質實　朱旺口在碭山縣西）底成功並從之

十一月皇長孫由校生

選侍王氏所生（質實　皇長孫即熹宗選侍明制太子女侍有淑女選侍才人名號王氏順天人）

十二月詔罷天下開礦以稅務歸有司中使仍留不撤

自礦稅使設廷臣諫者不下百餘悉寢不報自二十五年至是年諸璫所進礦銀幾三百萬兩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爲能會長至日沈一貫在告沈鯉朱賡詣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監陳矩侍鯉

因極陳礦稅害民狀且言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于聖躬不利矩乃具為帝道之帝怵然遣矩詣鯉所以補救者鯉言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為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踰月始下停礦之命以稅務歸有司歲輸所入之半于內府半戶工二部然中使不撤吏民尤苦之其害遂終

帝世

發明 自神宗三十年詔罷礦稅并撤中使旋不果行至是又復數年其弊日甚一日中間廷臣籲請者踵相繼而悉置不報幸沈鯉以危言入奏神宗方惕然怵懼此正轉移之一機為閣臣者自宜和衷調濟協力同心務使弊政速除庶為有裨乃一貫轉慮鯉獨收其功章疏觸忌遂致停留踰月是惟知以爭權弋譽為能全不從國是民瘼起見一貫前既以奉行不速致使反汗德音茲復以

嫉善妬賢有乖將順之義其罪實無可逭矣至開礦雖停而中使依然不撤禍本猶在除惡務盡之謂何即沈鯉亦不能辭其咎也

赦

以皇長孫生詔赦天下

丙午三十四年春二月大學士沈鯉朱賡請補六部大僚

不報

鯉賡奏言臣昨同文武百官齊赴文華門侯駕見二品班内止户部尚書趙世卿一員其餘尚書左右侍郎員缺甚多官聯廢缺一至於此政務叢脞誰為修明理亂所關良非細故乞於前後會推人數内亟賜

黜用以慰中
外之望不省

三月雲南指揮賀世勲等殺稅監楊榮

雲南孟密土司有寶井正德以後多以內臣掌之及
榮領稅使妄奏井多晴綠珍瑰之屬可歲數十萬帝
特賜之專勅而榮所進不得什一會緬賊侵蠻莫其
執詞以奉稅使令今殺宣撫思正以開道路正奔騰
越緬人追之有司不得已殺正以謝賊乃退既而榮
又請麗江土知府木增獻地聽開採巡按御史宋興
祖言太祖令木氏世守茲土限石門以絶西域守鐵
橋以斷土番柰何自撤藩蔽生遠人心不報榮由是
怙寵益橫番漢居民恨入骨相率燔稅廠殺委官榮
猶弗悛恣行毒虐杖斃數千人至是以求馬不獲繫
指揮使賀瑞鳳且言盡捕六衛官于是世勲等率宼
民萬人焚榮第殺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事聞帝為

不食者數日欲逮問守土官閣臣沈鯉揭爭且密囑太監陳矩剖陳帝乃止誅首兇世勳等時高淮徵稅遼東時時出塞射獵發黃票龍旗走朝鮮索珠冠貂馬數與邊將爭功山海關內外咸被其毒于是前屯衛軍盡甲而譟誓食淮肉未幾錦川松山軍復變淮所遣承舍吳守政自刎死淮懼內奔閣臣朱賡言未踰月而遼境四亂皆淮所致饑軍合叛者衆臣不知其所終矣不報

質實

鐵橋在麗江府西北宋興祖中江人

發明

遼東為京師屏障尤非滇南可比而高淮竟敢出塞射獵與邊將爭功甚至擅發旗票索賄外藩毫無法紀以致悍卒屢變邊境騷然比較前時中宮監稅之剝民為害者情罪更不相侔乃高淮因軍變輒以京師為逋逃藪而神宗亦竟聽其內奔而不問迨朱賡進言仍付不報既不正淮

誤國之罪亦不究遼軍合叛之由罪瑞亂兵皆法所不宥而俱得脫然無事是朝廷直不以疆事為念矣又豈特縱一官寺已哉

真定順德廣平大名災蠲振有差

從直隷巡按御史錢桓請也　質實錢桓太倉州人

貴州巡撫郭子章討諸苗平之

先是貴州東西二路苗名曰仲家苗介於銅仁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窺黔自平播後財力殫弱有輕漢心經年剽刦無虛日子章請命于朝命總兵陳璘參政洪澄源率漢兵五千益以土兵五千監軍布政使趙健率宣慰安疆臣領番兵萬人使遊擊劉岳等督之兩路並進九十餘日而克之兩路既平乃專責

總兵陳璘率漢土兵五千進攻東路苗不一月克其六箐諸苗盡平貿賨銅仁元屬思州軍民安撫司民永樂中置銅仁府令因之洪澄源晉江人趙健涇縣人

夏六月幾内蝗

自春正月至夏不雨及是順天文安永清二河竇坻諸縣大蝗

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詆一貫奸貪一貫憤求去帝為黜嘉訓奪居相俸而允一貫歸一貫數與沈鯉懽去後鯉為己憂因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會鯉同時乞休遂並命致仕而一貫獨得温旨焉○鯉遇事秉正不撓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下

中官請徵茶蠟夙逋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帶帝惑中官言將察核幾輔牧地諭鯉撰敕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為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是以一貫密傾之鯉旣歸至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持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一貫輔政

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謀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治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之名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質實孫居相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譏云質實字伯輔沁水人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其居民於內地居民懸戀家室其有不從者則以大軍迫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御史熊廷弼亦以為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質實蹇達重慶人宋一韓陳州衛人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

丁未 三十五年春正月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不宜聽其自去不報

是時官方多滯撫按官候代或十餘年不歸部郎倅深多借差以出會有江西巡撫許宏綱之事宏綱以父艱告歸薦陸長庚王佐自代不復候命解組而去於是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聽其自去不省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時大僚多缺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痾不出戶刑工三部暨都察院通政大理皆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大傷國體因陳補闕官起遺佚數事報聞

質實 翁憲祥字兆隆當熟人

夏四月伊勒登岱青犯沛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伊勒登岱青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入犯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將薩賴餘敗走至是伊勒登岱青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逆戰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質實　柴國柱西寧衛人秉忠榆林衛人○伊勒登岱青舊作銀定反戍薩賴舊作沙賴今並改

五月以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俱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內閣惟朱賡在帝命增置閣臣廷推慎行廷機向高三人遂用之并召還王錫爵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交章論

劾錫爵閤門養重竟辭不起 質實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

六月湖廣及徽寧太平嚴州大水

湖廣黃州府蘄州黃岡黃梅羅田等處大水漂沒廬舍武昌承天鄖陽岳州常德等府先各亢旱入夏大雨至是民舍漂沒數千家南直徽寧太平等府山水大湧繁昌黟歙南陵等縣溺死男婦無算浙江嚴州山水大湧建德桐廬浮安遂安分水五縣漂沒者數千戶 質實 黃岡唐置縣明為黃州府治黃梅隋置縣明屬黃州府繁昌漢春穀縣地東晉僑置棊昌縣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也隋并縣入當塗南唐始復置繁昌縣明屬太平府黟縣秦置縣明屬徽州府南陵梁置縣明屬寧國府建德漢富春縣地三國時吳析置建德縣明為嚴州府治桐廬漢為桐溪鄉吳黃武中置桐廬縣遂安晉置縣分水唐置縣明並屬

嚴州府令皆因之

秋七月京師久雨

溝洫皆壅閼晝夜如傾壞廬舍溺人民東華門內城垣及德勝門城垣皆圮禮科右給事中汪若霖疏言雨者陰氣水者陰象陰盛則雨災見其應在禁闈及臣下有邪謀今東宮五年不學諸臣悠悠莫以為意大臣比周私相植黨詩云不令不寧百川沸騰其咎乃在皇父卿士今日之事誠足寒心未可僅以齊禱為文而已戶科給事中江灝亦陳郊廟朝御日講賓及聽言求人理財六事以為消弭之方皆不報

實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江灝漳浦人

八月振畿內飢

先是命太僕寺發銀十萬兩振救壓傷窮民至是復命五城御史查勘災荒先京城次及直隸各府酌量重輕一體振恤并令外省各撫按官搜括庫藏及預備義社等倉振濟饑民

彗星見

自是月辛酉朔見于井度色蒼白尾指西南約長二尺漸徙西北至丁丑歷于房兵科給事中宋一韓上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孛見者一綱目之世彗見十七今彗星復見東井其咎安在臣謹按星野東井秦分彗尾指西南漸往西北又指秦地秦其急乎今套虜久留青海儻有陰謀必且波及內地又土官魯先祖勢重氣驕鋤之不動其心愈肆兵爭之端必起于此且彗者掃除之象刑人之職也小人用之以掃除為戳君子用之以除舊布新令李鳳餘嗟於粵東潘相蝗螫於江右其他諸處內使其為掃除之役等

耳宜因此變悉撤之因而一新舊令勤政講學親賢遠奸復三朝之制補九列之班平積薪之歎沛賜環之詔作臺諫之氣決章疏之壅慎節鉞之選懲債帥之風出禁藏之儲杜冏寺之借釋詔獄之寃紓都民之困

不報

冬十月山東旱饑蠲振有差

山東各屬以旱災告其被災最重者禹城濮州臨邑陵等二十六州縣次重者商河平原鄒平德平等二十三州縣又次者沂州寧陽長清德州肥城等十二州縣俱酌量振濟

質實　禹城唐置縣明屬濟南府今因之商河宋置縣明屬武定州今屬武定府鄒平後漢置縣明屬濟南府長清隋置縣明屬濟南府今皆因之肥城古肥子國漢置縣明屬濟南府今屬泰安府

十一月子慎行卒

初慎行由詹事遷禮部尚書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及帝初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六世五世為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為一世國朝成祖既為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為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為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慎行不為慴明日

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亦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覆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官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之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卧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馮琦文學為一時冠

質實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

十二月蠻陷武定

武定自洪武十四年以女土官商勝首先歸附詔設土知府即以勝署府事至正德初武定阿英以賄通

劉瑾得襲土知府改姓鳳氏嘉靖中土舍鳳朝文與尋甸上舍安全合兵為亂官軍討誅之未幾鳳繼祖復判繼祖木他姓子冒姓鳳氏宗謀嗣職遂發兵圍府刦掠州縣屢敗官軍會鎮撫官督諸道兵並進繼祖走東川婦家賊帥者色斬之以獻朝廷以武定屢叛乃改設流官授鳳歷子思堯為經歷歷以思堯不得知府怨望復謀作亂誅死鳳氏土職盡絶至是鳳繼祖之孫阿克從居金沙江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鄭舉稱首慓悍多力冨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魚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乃誘阿克作亂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大肆刦掠連破元謀羅次諸城索府印會知府攜印會城不能得乃刦推官直抵會城請冠帶印信鎮撫以徵兵未集遣人以府印授之賊退入武定立阿克為

知府賀實

元謀元縣令屬武定府羅次元州後改縣令屬雲南府

戊申三十六年春正月河南江北饑

戶部言山東河南及南直之淮安鳳陽徐州揚州諸屬水旱為災請發帑振濟不報

二月京師地震

昌平州亦震

飭邊備

是時蒙古哈爾哈諸部悉歸我

大清薊遼總督蹇達疏請為備廷臣亦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尋命守臣飭備邊

夏六月南畿大水

南京科道等官揭報淫雨連綿江朝泛漲自留京至蘇松常鎮諸郡皆被淹沒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乞速行振濟禮科都給事中胡忻言部院藩臬諸官懸缺不補人民愁怨召沴宜籌所以修省之實不報

質實 胡忻陝西秦州人

李成梁罷

成梁始鎮遼東銳意封拜師出必捷威鎮中外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已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人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辭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閫部共為蒙蔽以故物議沸騰後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內主

遂以去位其所籍健兒李平胡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又轉相掊克士馬為之消耗及成梁再鎮遼又議棄六堡為言者論劾帝素眷成梁不之罪及是罷久之卒

秋七月京師地震

丁酉京師震甲寅北直隸各府州縣同時俱震

八月振南畿及嘉興湖州饑

十二月再振南畿免稅糧

九月武定賊平

鳳阿克既自立為知府益結賊徒四出焚掠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俱以失事下獄論死時尋甸土目楊

禮亦結火頭色者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吏目韋宗孝學正龍旌死之官吏多為賊殺御史周懋相急調霑益等處土兵擊之屢戰皆捷及是鎮撫官分五路兵進勦鄭舉等方西破祿豐知縣蘇夢暘力戰死聞諸路兵已火集舉與阿克遂奔東川官軍追及之土司祿哲縛阿克鄭舉以獻而參政楊俊臣亦擊敗海冲副使羅希益復擊斬楊禮于是武定及元謀羅次嵩明祿豐等州縣皆復械阿克等至京師磔于市乃悉置流官【質實】祿豐元縣明屬雲南府之安寧州今屬雲南府

冬十一月朱賡卒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掌詒病當一貫罷去位時賡年七十有二獨當國政時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十上十不獲一下賡因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

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乞引疾閣中空無人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于家以為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並侵賡賡疏辯帝為切責言者既而言路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者至五十餘人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貿陳治則餘姚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至是卒于官賓人姚文蔚錢塘人

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察罕之子賚琿岱狄黙為邊患與其從父莽吉勒潛入薊鎮夫掠河流口參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為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晝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

餉缺餉并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戶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戶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定敵以有備引去

賚琿岱舊作賴暈歹莽吉勒舊作莽金今並改

發明 朶顏入寇居民見援師而驚為敵至逃奔京師此時正宜撫輯曉諭以安衆心何至倉皇失措九門盡閉一若强敵之臨城下者則是時上下皆無定見而時事之失可知矣至度支告匱實由理財乏術而費用不經所致咎何足責乃戶部請借內庫礦稅銀而神宗猶復難之國家儲蓄本為軍國預籌乃以礦稅所入守為私財雖兵餉守備之急尚不肯支發應用則向來中使四出豈專為內府厚藏計乎且太僕馬價寧獨非天子之財而于彼于此自生歧視真有莫能為解者耳

己酉三十七年春正月永昌地震

自元日至十日地震聲如雷

三月貢圖陷大勝堡

先是朶顏結鴻台吉謀犯喜峯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潛搗徽台吉帳以牽薊冦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貢圖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文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二里官軍禦之大敗時杜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部議亦以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乃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取前恥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沒松益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大勝堡在錦州府錦縣北大凌河在錦縣東源出喀拉沁咸蘇圖山下流至鮎魚塘入海杜松

貿實

神宗怠政偷安已漸成痿痺結習至百司章疏盡束之高閣度置不覩遂致羣口紛呶肆無忌憚留中一節實為秕政之尤葉向高不力請隨事批荅以期戒曠廢而勵精勤僅欲為言路評

字來清崑山人王象乾字子廓濟南新城人鴻台吉舊作黃台吉貢圖舊作拱兔今並改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貪婪不法元翰亦疏詆繼芳左右二人者後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繼芳劾元翰奸贓數十萬而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元翰憤甚乃盡出筐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元翰擅離職守謫其官

質實 鄭繼芳鹽山人

夏五月福建大水

建寧等府大水丁口失者殆十萬

其曲直已非正本清源之見乃並此不得行使樹黨者益相持不已甚且以飛章一劾即遣人固守其家迫之使去目中全無國憲朝廷亦若罔聞知尚成何世道耶

六月甘肅地震

軍民壓死者八百四十餘人邊墩搖壞者八百七十里東關地裂南山一帶頽壞河流絶數日

秋八月山西等省告災

山西宣府畿江西福建大水江南徐州以北及山東濟南青州諸府蝗湖廣四川河南陝西旱貴州大烈風白氣亘天歲歉

九月左都御史詹祈封印自去

先是祈請告已數年大學士葉向高以為言不報至是祈拜疏出城俟旨向高等言目前最多者無如都察院刑部兩官都察院有考察之事刑部有審録之事且以審録往例準之近已逾期矣不有

冬十二月留畿内山東諸省稅銀三之一振饑民

時各省皆報災傷重大至是詔戸部借馬價二十五萬幷工部稅銀十五萬觧給各鎮支用其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福建四川常年徵在官廳觧内帑稅銀准留以二分觧部充軍餉一分振飢民

庚戌三十八年春二月山西天鼓鳴

山西陽曲縣天鼓鳴又有流星大如斗墜落西北碎星不絶

閏三月旱

禮部以京師旱災言今日旱災皆政務廢弛所名益天下人情莫鬱于此時鬱氣浮發必結爲災如儲宮天下本也不令與諸臣相接講明經術練習世務而久置之深宮使耳目總明俱塞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

乎大僚為國家撐持楨幹闕其大半按差為朝廷察吏安民久請不下甚至刑部衙門懸印半載讞決無人控籲無路怨氣滿獄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內帑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父責子夫罵妻慘不忍聞而坐視其死亡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逮繫之臣如滿朝薦卞孔時皆一時循吏為君上愛養百姓者以權璫羅織而使之累年淹禁見天無日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廢棄諸賢久錮銓曹日補牘以請而點用百不得一登進無期正氣塞結天下之人心鬱乎不鬱乎四海同一鬱積以故結成旱魃誠慨發德音將以上諸政一旦舉行則貿賔逮繫滿朝薦卞孔甘霖徧宇內矣疏入不報 時朝薦知咸寧縣有廉能聲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怨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一官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無何永遣人蠱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

卒早為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嵩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逆黨多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擊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叔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大怒立遣逮治下詔獄榜掠遂長擊中外論救百十疏不聽孔時為武昌同知稅監陳奉誣劾被逮長繫廷臣救者數十疏皆不省至四十一年秋以葉向高言二人乃得釋

夏四月正陽門災

丁丑夜正陽門箭樓火至次日辰刻未熄給事中周曰庠上言正陽門樓與正殿相對坐子面午義取當陽正南面以臨天下者也自萬歷二十年來深居大内大小臣上莫能接見朝夕左右不過宦寺之流一念精明强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皆置之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

惕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于正陽之名為哉天故火之庶幾顧名思義耳願稍加振刷勤庶政信百官親百姓則周曰庠天下事尚可為也疏入不報（賀實臨川人）

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福建四川饑

各省告災詔發銀十萬兩振濟仍發米三十萬石給振畿輔災民復留三十八年春夏稅銀給振四川福建

冬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兩歲食四月朔正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仲冬之月于律為黃鍾于卦為復乃羣陰已極一陽初生之候而有此虧蝕其災異尤甚君德象日宜昭臨宣布不宜閣汶閉藏自萬歷二十年後財貨日斂聚人才日剝落一切請補大僚考選起廢率皆不報六卿九列之地三五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疏素小廉交歡講社以圖內可把

晨星閽閣徒號天聽愈杳天下不見陽和舒育之氣如在窮陰沍寒之中是以上天譴告如此然日之食與更祇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立見改轍將日。中之治可保無疆矣疏入不省

質實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

辛亥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凌折稅監得民心山東稅監陳增兼領徐州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常寘令死因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歛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為增參隨縱橫自恣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亦收獲守訓違禁珍寶聞于朝論死遠近大快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偽險

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疊諫莫不竿牘公行況如李三才久以幹畧推重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擎援此真當日彼此犹契之由非膚論所能推見至隱者卒之弊深禍極焦爛為期益緣士氣日乖

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治曺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三才與憲成深相結嘗請增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祗以議論意見一觸當途遂永棄不收要之于陸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于此意為憲成發也于是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御史吳亮素善三才以憲成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疏至十五上不得命遂自引歸帝亦不罪也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其用財如流水嘗宴顧憲成止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昨偶乏即寥寥今偶有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綺靡故盛譽之三才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又侵奪官廠為園囿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

則人心日督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歎哉

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等亦相繼論劾三才憤甚請諸臣會勘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未幾光復坐事下獄三才請釋之而復力為東林辨白言東林者顧憲臣講學之所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等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流入衆盛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三才職為民方三才之罷攻之者邵輔忠徐兆魁喬應甲等後皆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輩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為賢

質實

邵輔忠定海人喬應甲猗氏人王紹徽咸寧人曺于汴字自梁安邑人吳亮武進人中行子劉光復青陽人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劉文炳寧晉人李徵儀廣

宣崑齊楚結黨紛紜日以抨擊異同為事甚至京察巨典亦任若輩競起把持而言路一攻廷臣即聞而引去自昔門戶之患未有甚于是時者總由神宗耽習晏安章奏悉置之不問遂使

德州人吳亮嗣廣濟人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史繼偕晉江人

三月大計京官祭酒湯賓尹等降黜有差

時廷臣黨勢日盛賓尹與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自帝倦勤內外章奏悉留中不發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齊則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為之魁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為之魁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為之魁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等附之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一人稍異議輒羣起逐之大僚非其黨不得安于其位天下號為當關虎豹是年當大計京官惡東林者設詞以惑吏部尚書

黨勢益熾國脈侵傷明祚之旋即傾覆其故雖非一端而人心世俗之壞實膏肓沈錮所由也

湯賓尹越房搜卷拔取私人致十七人尤而效之彼此抵換毫無忌憚科場之獘已極王圖身為主司甘心為賓尹所用吳道南職在知舉見

孫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為鈎黨計侍郎王圖急言于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圖先典庚戌會試賓尹以庶子為分校官舉人韓敬嘗受業賓尹及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越房搜得之與各房互換闈卷凡十八人彊圖録敬為第一貢舉侍郎吳道南欲劾之未果至是賓尹已為祭酒而圖方掌翰林院祭酒京察例由掌院注考賓尹恐被察屬圖鄉人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又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見斥會有為浙江巡按鄭繼芳偽書抵紹徽者書有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脈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兄弟謂國與其兄國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為侍郎與丕揚俱秦人故曰秦脈蓋小人設為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言乃達之丕揚丕揚不為意明時廉得之疑書出選授御史徐縉芳等乃先上疏力攻圖并詆縉芳因及偽書事圖與縉芳皆疏辨朝端閧然

閒既雖輒復自寢彈章皆顯戮之不容稍稽者乃以門戶依違罷名莫正僅藉一時察典薄罰去官厥後賓尹居鄉肆橫强奪士妻更恃熊廷弼為之祖護雖有判養喬殺人媢人之劾亦不過調停了事朝綱尚可問耶

及汪考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宏綱領其事考功郎王宗賢都給事中曹于汴御史湯兆京喬允升佐之兆京謂明時倡言要挾逃察丕揚特疏劾之旨下議罷而明時辨疏復犯帝諱字帝怒褫其職其黨大譁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為圖報復于是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等結黨欺君丕揚因發聚奎前為知縣時貪虐狀劾罷之而賓尹天埈御史劉國縉及前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御史康丕揚徐大化主事鄭振先張嘉言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及其同官喬應甲于外時察疏未下黨人咸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嘗攻李三才王元翰故為修隙議論洶洶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即抗章盡發宣崑構謀狀于是黨人姚宗文等爭擊元薦為金明時訟冤賴葉向高調護至五月察疏乃下由是諸失意者相繼攻丕揚及圖至秋圖遂引去明年二月丕揚亦拜疏而歸○初

嘉隆以前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及帝之世閹臣有所狥庇留一二以撓部權而羣臣水火之爭莫甚於是年及丁巳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

質實

亓詩教萊蕪人周永春金鄉人韓浚淄川人張延登鄒平人趙興邦高邑人官應震黃岡人田生金麻城人田一甲忠州人徐紹吉保寧衛人姚宗文慈谿人劉廷元平湖人商周祚會稽人毛一鷺遂安人過廷訓平湖人王圖字則之耀州人韓敬字求仲歸安人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金明時德清人徐縉芳晉江人蕭雲舉廣西宣化人許宏綱東陽人王宗賢清源人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秦聚奎漢陽人鄭振先武進人張嘉言湘潭人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

天鼓鳴

又流星見大如椀赤色照地

夏四月京師旱

六月大水

先是五月廣東廣西大水至是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税以甦民命不省

秋八月河南廵按曾用升以災請蠲振不報

河南洊饑開封歸德汝寧等府自春夏霪雨連旬平地水深丈尺飛蝗蔽野用升奏言中州錢粮自三十年迄今逋負三十九萬有奇請罷免之并請留秋冬税銀以振災重州縣不報

冬十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御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福王成婚及公主下嫁凡額外宣索世御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御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偽與沈一貫合遂為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御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

發明 楚宗事至是幾十年矣而廷臣猶以世御右王之故相繼論劾借端攻擊報復相尋朝事已不可問至世御乞罷或聽或留不過一言而決乃遲之踰年竟付不報而世御亦遂不待朝命拂然而去卒亦不聞以擅去為罪前此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未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拜疏自去而閣臣李廷機亦以上疏不得命竟歸一時大臣之去留朝廷若罔聞知者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大臣國之股肱而一至于是其為痿痺不已甚哉

壬子四十年春正月天鼓鳴

時宣府懷來延慶皆地震又有星如盞起左攝提光燭地

三月振京師流民

順天府以饑民流移皆集京師請給米煮粥振濟從之

夏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是月太白晝見又雲南大理等府連次地大震

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尚書

時帝怠荒益甚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曹署多空內閣止葉向高杜門已久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

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白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禮工三部止各一人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言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煩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數又既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煥素有清望于朝臣無所左右推不善東林諸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至明年秋罷歸

質實 趙煥 字文光 掖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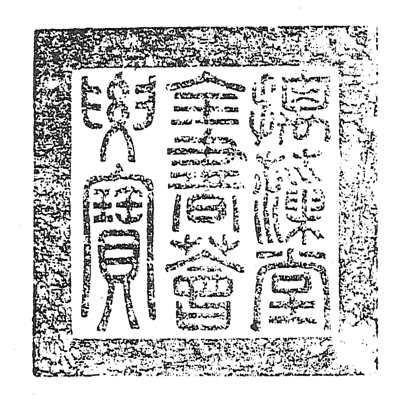
河決徐州

時黃河水決衝徐州縷隄長二百六十丈并遙隄諸口正河悉為平陸邳睢河水陡耗總河都御史劉士

忠挑引河水復故道至明年塞之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不諳大體其在禮部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既擬奪爵錮高牆廷機援祖訓謀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幾廢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初入閣廷臣爭論之廷機累疏乞休杜門不出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人跡都絶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密相比故章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賈秉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四十二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三十

起癸丑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盡丁巳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凡五年

癸丑四十一年春正月諭朝鮮練兵防倭

朝鮮奏言倭使頻來要挾和欵兵端漸露乞選將率兵督同本國訓練修防帝以前留將士教習成法具在毋庸再遣命其使齎勅戒勵及是海上有倭警巡按張五典議用南兵教朝鮮水兵壯兵教朝鮮陸兵兵部尚書王象乾謂出水陸兵寄食彼中餽餉不繼惟以中國之事責中國以屬國之事責朝鮮所以為屬國謀者如是止耳因申諭朝鮮招募訓練防倭簡除戎器整備兵船務求實用以壯聲援是年秋流

言倭圍釜山朝鮮畏服總兵官楊宗業以聞國王李琿具疏辯詔慰解之

質實 李琿請為朝鮮光海君其國王昖于神宗三十六年卒琿自稱署國事遣陪臣來訃且請謚帝令其國臣民公議以聞十月封琿為國王三十七年三月謚昖曰昭敬遣官賜琿及妃柳氏誥命張五典沁水人

天鼓鳴

是月庚子真定天鼓鳴流星晝隕有光

三月加淮揚田賦

江上駐兵防倭需餉急以鳳陽巡撫陳薦言加派銀十四萬六千兩有奇俟地方無事從實題裁時巡按直隸御史顏思忠言淮揚東隣日本如廖角嘴為倭奴首犯登岸之地犯嘴之南則通海等州受敵犯嘴

之北則廟灣等處直擣誠蘒松之肩背淮揚之門户國初於此嘴設廖角大河二塞撥官兵統領駐防後移駐呂場大河營尚有官軍廖角塞則全虛矣今當于淮安大營調兵六百名分守廖角嘴等營仍委千百户三員統領以復國初之舊從之是時倭寇連延閩浙出没無常福建巡按丁繼嗣疏陳防海七事一擇用水將必曾歷海上或長海濵人地相宜者就近遷轉以專責成一督造戰船冬春兩汛前各輪流備造應用一調守要區松山為自浙入福門户宜挑選精兵汛守此山賊必不能飛渡一移防險塞三江口係閩中要地而劉澳去三江不遠一扼此要則三江之捍衛益嚴興化之門庭永固一改設客兵海澄界在漳泉往來通番之地往往有島夷巨寇竊發舊設團練皆係土著而豪右因有掛名糜餉者宜改土易浙浙餉故厚宜以浙之餉例給之寧減兵勿增餉餉不議加而兵有實用一團造器藥物料須精宜專委

都司一員逐項簡察府道不時親勘一建復土堡泉州安溪等處居民自築土堡無事可以儲蓄有警可以捍敵宜諭令多置彼此相援真閩海久長計也從之

質實 廖角嘴在揚州府北淮安府南嘴形突入海中三江口在莆田縣東與崎頭鎮澳港相接劉澳在莆田縣東南海澄嘉靖四十四年割龍溪及漳浦縣地置縣屬漳州府今因之安溪宋縣元明及今因之

夏五月詔廷臣毋植黨妄言

三十九年以京察故吏部尚書孫丕揚侍郎王圖先後引去四十年閣臣李廷機被言路攻詰歸近左都御史孫瑋亦以勘熊廷弼事引疾求退因諭吏部都察院年來議論混淆朝廷優容不問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傷國體自今仍有結黨亂政顛倒是非誣詆要譽者罪不宥

發明 聽德惟聰日月之明容光必照以是臨下則姦邪蠱惑黨援攻訐之私自無所施其伎倆神宗內鮮知人之明外無聽言之察致臺諫慢無忌憚以私意交章妄劾而為大臣者又欲藉被劾以引退鳴高幾若予奪褒譏朝廷莫能操其進退時當齊楚浙三黨橫議之時阿比傾軋顛倒是非已成不可救藥之象而徒以空口申誡欲挽狂瀾于既倒之餘雖日諭部院諸臣又安所懲創耶

六月詔布色圖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齊里克死孫布色圖應嗣求婚于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薩囊台吉烏魯木台吉額森台吉等各不相下封號未定至是布色圖始婚于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為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布色圖為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制諸部薩囊烏魯木額森諸台吉其力皆與順義埒朝廷因宣

大總督涂宗濬貿實涂宗濬南昌人　薩囊舊作素言各陞賞如例　囊鳥魯木舊作五路額森舊作兀慎令
俱改

復開廣東珠池

初廣東珠池自帝三十二年停採至是金吾右衛指揮倪英上言請開從之刑科給事中郭尚賓論開採之害
不報

秋七月兵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孫瑋罷

都御史自溫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橫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顏有私御史

孫居相給事中孫振基并發湯賓尹為會試分校時越房取其私人韓敬事旨下部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議黜學顏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之上疏論劾帝再下廷臣議正春乃坐敬不謹落職于是黨人亓詩教等交章論列并劾正春紛呶不已而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復以賓尹鄉人事相訐廷弼以賓尹故杖殺諸生芮永縉養喬劾廷弼殺人媚人瑋議養喬鐫秩廷弼解職聽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遂連章攻瑋而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劾應震等植黨背公南北臺諫各有左右帝竟如瑋言令廷弼解職吏部尚書趙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疏十餘上及是始予歸

質實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鄒之麟武進人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荆養喬臨晉人賓尹鄉人事賓尹家居嘗謀奪生員施天德妻

為妾許訟氏投池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等告于官為建祠以愧賓尹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姦事廷弼素交歡賓尹剃牒云此施湯故智會有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廷弼杖之永縉尋斃養喬夙與廷弼牴牾遂劾廷弼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上疏辨王時熙南昌人魏雲中武鄉人

宣府大雨雹殺禾稼

天鼓鳴是月寧夏鎮十一月山西定襄縣皆鳴

質實

定襄唐縣屬忻州宋熙寧五年省入秀容元祐初復置仍屬忻州金元明及今因之

大水

六月通惠河決七月兩畿江西河南八月山東湖廣廣西九月遼東俱大水折徵南直隸兌軍米及屯糧蠲長松等處積逋停徵黃梅長沙湘陰善化等縣兵工部逋兌并議振貸質實長沙隋縣屬長沙府唐以後及今俱因之善化宋縣明屬長沙府湘陰五代宋縣明屬長沙府今俱因之

九月以方從哲吳道南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自朱賡卒李廷機罷葉向高遂獨相嘗卧病即家擬旨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有是命從哲初以國子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中旨起為吏部左侍郎及是與道南並命道南方在籍居憂服闋即家拜命

三辭不允踰年始至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始涖任帝久不視朝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從哲為言帝令先涖任視事

質實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向高初請起為禮部右侍郎不報及中旨起吏部侍郎時為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

吏部尚書趙煥罷

是時中朝朋黨已成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顧雅不善東林惟同鄉亓詩教言是聽諸黨人攻東林者乘間入之凡所舉措多弗協清議先後為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遂乞歸優詔慰留已而兵部主事卜履吉為尚書孫瑋所論煥以履吉罪輕擬奪俸給事中趙興邦劾煥狥私煥疏辨再乞罷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

臣願自今以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苛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請諭煥起視事煥乃出既而御史湯兆京以振基出外不移咨都察院守故事力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帝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遂叩首闕門出城待命帝猶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堅不起踰月乃許乘傳歸

質實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由縣令擢御史視庫卜履吉吳江人江寧籍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賀烺丹陽人李成名太原前衛人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

十二月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

甲寅四十二年春正月總兵官劉綎討建昌叛蠻平之

先是四十年四川建昌猓亂命綎為總兵官討之偕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攻而己居中節制次第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俘九百七十五名口牛馬羊二千八百四十有奇甲仗無算諸猓巢穴一空及是以捷聞

質實 建昌猓建昌本邛都地漢武帝置越嶲郡隋唐皆為嶲州至德初沒於土蕃貞元中收復懿宗時為蒙詔所據改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囉囉斯宣慰司以統之洪武五年囉囉斯宣慰安定來朝而建昌尚未歸附十四年乃降十五年置建昌衛所轄四驛曰祿馬阿用白水瀘波各百里有差其屬有源山拖郎桐槽熱水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砦囉囉即猓譯音之異也

二月以鄭繼之為吏部尚書

趙煥罷以繼之有清望名使代煥繼之楚人年八十餘一聽楚黨意指定制科道外轉必會都察院吏科協議繼之尋趙煥轍前後倚任文選郎王大智胡來朝院科皆不令與聞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引故事為言給事中李瑾尤先後抗章力爭來朝不能難乃嗾其黨羣起攻之各三疏往復來朝詞屈因言舊例協議實秉國者調停之見非可為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亦無所處分

質實鄭繼之字孝伯襄陽人王大智玉田人胡來朝贊皇人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太后性嚴明帝蒞政初委任張居正綜覈名實太后保護之力居多光宗未立時給事中姜應麟疏請建

儲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也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葢内廷呼宫人為都人太后亦由宫人進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福王之藩期屢易鄭貴妃欲遲之明年以祝太后誕辰為辭太后曰吾潞王亦可來上壽乎貴妃不敢留期始定御史曹學程以建言論死太后憐其母老言於帝釋之太后父偉封武清伯家人常有過命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素好佛京師内外多建梵刹動費鉅萬帝亦助施無算及是崩謚孝定

質實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督餉輔屯田時上疏言朝鮮不可封狀并劾兵部尚書石星封使楊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帝謂其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搒掠無所得移刑部坐逆臣失節罪論死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斃羣臣論救不聽子正儒刺血書奏乞代父死亦不省太后言于帝適朱賡亦請宥乃改謫李偉字世奇㶏縣人神宗立封武清伯

再進武清侯偉有過太后嘗召入宮切責不以父故骫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卒贈安國公諡莊簡

振畿內饑

從戶部給事中官應震請也

三月封原任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楊繼盛墓

禮部言原任兵部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楊繼盛浩氣凌霄丹心貫日前知遠識芟仇鸞之奸於未然正色危辭祗嚴嵩之炎於方熾風波九死惟矢忠義之心熱血一腔長灑英雄之淚先皇帝嘉其忠貞錫之贈諡建祠表里蔭及後人益三旌之寵洊加已慰忠魂於九地乃一坏之封猶缺未澤枯骨於重泉此感往

裂地以王諸子明祖弊政本不足法至神宗溺愛福王及出就藩封營邸侈踰常制而且膏腴鹽莢傾國用以斥治行裝適足啟其驕奢貪恡之漸迨後罹盜

不無永懷而盛典尚宜請補也乃准封其墓修石麟華表諸制

質實 揚繼盛墓在保定府定興縣西南八里

福王常洵之國

初福王婚費三十萬營洛陽邸第至二十八萬十倍常制又設官店以供福邸及府第成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四十一年春復交章請並向高孫慎行爭尤力帝始以明春為期已復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可向高因言會典載親王祿米萬石養贍名目已是添設豈可過多各直省田土之數惟大郡方有四萬頃少者止一二萬頃自祖宗以來封國不少使親王各割一大郡則天下土地已盡今日非但百姓無田即朝廷亦無田矣况聖子神孫源源未已爭列聖相傳遵守家法豈無愛子欲加厚以祖制不敢

生心卒以彖齒自焚不可謂非貽謀之不善至于之藩定期屢易不過神宗愛憐少子福王依戀庭闈而廷臣輒疑其逗遛意在奪儲文章敢促已屬過當乃奸人亦從而效尤敢撫謬悠之說以逞其簧鼓甚且入皇城放礮實為法所難寬而刑臣不敢

踰越必如是而後萬世可常行耳福王所陳不過引景府潞府事例夫潞府就封時廢府田地尚多未嘗括及民間令田地已盡而租銀之入已過潞府何更求多乎至景府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常懷危疑其後皇祖斷然遣之人心始安景府屢請楚地幾至激變當時皆譏皇祖過寵非以愛之亦前事之鑒也臣愚謂祖制當遵吉典當舉王方建維城之固與國同休不當以土田小事滋天下之口又言使福王莊田必足四萬頃則之國無日王疏以祖制為言試思親王四萬頃之莊田祖訓會典累朝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所引祖制何指也自景府以前無出數千頃外者惟景府以寵愛踰分致壞祖制王奈何尤而效之乎況令河南山東撫按官搜括已盡恐有奸徒以投獻為名者挾讐報怨中州齊楚間稍有土地者不安其生天下從此多事矣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令皇太子與福王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又言皇考時名位

加誅閹臣請以
靜處姑息養奸
恬不為怪當時
法令之弛尚可
問乎

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自通令東宮輟講八年且
不奉天顏者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
堅明春之國期無以莊田藉口庶天下疑自釋也會
錦衣百戶王曰乾以私事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
告訐刑官讞未竟曰乾入皇城放礮上疏訐鄭貴妃
內侍姜嚴山與孔學王三詔等用厭勝術詛皇太后
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向高請帝以靜處之曰
乾疏不宜發而別諭法司治罪奸人罪速定福王之
國期以息羣喙帝納其言尋貴妃請留福王慶太后
壽節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勑太后亦諭止之始令
之國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羨悉以資之押運劉孝
自虞城至洛陽到處挾索橫逞殺人撫臣梁祖齡按
臣張至發以聞置不問莊田初諭給四萬頃羣臣屢
請減帝諭以王意奏辭減半給二萬頃中州腴土不
足以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復乞故大學士張居正所
沒產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雜稅並四川鹽井榷

茶銀以自益伴讀承奉等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山東河南湖廣撫按臣各疏言王府賜地應照會典之例令地方官每畝徵銀三分王府遣人關領不便自行勘丈管業并中使闒時馮進忠張佃梁進等不法狀俱不報後湖廣田復不足王又奏減一千頃實給田一萬九千頃

質實

設官店福府承奉謝文銓言設官店于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疏爭不聽沿江荻州雜稅蘆洲按畝起科以大江南北之分作蘆洲肥瘠之辨徵泒有定例督理有專官神宗二十七年勘出丹徒丹陽崇明武進江都通州如皋泰興諸處田灘二萬六千七十畝令佃戶納價三萬七千五百七十兩又每歲徵租銀四千五百四十餘兩上江如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六合青陽懷寧桐城宿松望江縣無為州和州諸處經五年清丈比舊額多銀三千三百餘兩歲共徵銀七千三百兩有奇每歲春夏間由內守備

收觧南京户部裒實奏聞四川鹽井轄鹽課十七洪
武時歲辦鹽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
千一十七萬六千餘斤神宗時九百八十六萬一千
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
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觧陝西鎮鹽課銀七
萬一千餘兩四川榷茶銀洪武四年户部言四川巴
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定令每十株
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薅採十取其一以易番
馬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四川定稅額一百萬斤設茶
課司自河雅諸州及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斯藏行茶
之地五千餘里洪武末置武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
四所令商人納粟中茶成化中茶百斤折銀五錢商
課折色自此始丹徒漢縣丹陽唐縣明俱屬鎮江府
令皆因之青陽唐縣明屬池州府懷寧晉縣明屬安
慶府桐城唐縣明屬安慶府令皆因
之張祖齡温江人張至發淄州人

常洵開洛陽市

常洵請淮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與民市中使至淮揚支鹽乾沒要求輒數倍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揚故非王肆所出不得鬻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絀葉向高言以藩國之尊下侵商賈之事于體甚褻況差官支取或滋夾帶之奸定價貿易終無兩平之理戶科給事中姚宗文言方令鹽法壅滯鹽課不登今王府公行貨賣則狐鼠羣奸必至公然夾帶兩淮正額引鹽必壅河東行鹽之地自有成法一旦阻絕則行鹽地必鹽地必虧河南境內民肆向有堆賣官鹽價值一定若王府售賣昻值專利勢必騰涌民何以堪大學士方從哲及諸廷臣亦先後請停丈田開市二事俱不報

發明 藩封開市漁利滯商已為萬萬不可行之事乃神宗于常洵初就封時即曲狥其請實為

溺愛之私其於民瘼國是漠不關心於此亦可概見至鹽筴為國家要務定地分引民食既有所仰需而商賈亦自便其售鬻中州之必食鹽於河東地使然也顧忽有設店洛陽之舉在淮揚既苦累於中使之乾没要求必不能源源以濟坐使中州價涌而河東引遏邊餉之絀亦隨之所謂行一事而害且百端此也自是河南凋瘵日甚一日史稱神宗耗天下以肥王禍亂之萌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夏五月大雨雹

是月乙卯夜京師大雨雹是年浙江江西兩廣福建俱水

釋楚宗幽禁諸人

時皇太后遺命赦天下詔楚府宗室先因誣訐楚王毆殺巡撫已將情罪深重者正法其餘發高墻閒宅

者禁錮日久懲創亦深准與釋放仍聽楚王鈐束初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不得白御史潘之祥上疏請釋英㷀蘊鈁等不報至是禮部侍郎孫慎行言楚宗殺巡撫趙可懷不得為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質實神宗三十三年捕治楚宗人斬二人勒四人自盡幽英㷀等二十四人於高墻禁蘊鈁等二十二人於閒宅

福建稅使高寀私通倭市

寀私置通倭雙桅海艘航貨數十萬入海貨直不以予民閭閻嗟怨激變寀怒麾兵殺人放火箭燬民房突入巡撫署露刃脅制要盟有司官於私署巡撫袁一驥巡按徐鑒以聞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給事中姚永濟郭上賓先後論劾帝置不問時陵璫杜茂林殺留守陸萬垓兵科給事中吴亮嗣疏劾亦留中

貨寶袁一驥江陰人徐鑒豐城人姚永濟上海人郭尚賓南海人

發明　私通倭市事關邊禁此猶彰明較著者乃高寀竟自置雙舵海艘取其便於乘駛風濤漁獵專利貨則剝掠自民直則斂肥於己其激而生變也固在意中顧轉以此生怨殺人燬屋恣其荼毒甚且刃制巡撫要盟有司罔上行私若此即在明季紀綱不振之時亦所罕有所可異者中外相繼論劾均置不問同時更有璫監杖死留守言官疏發其事亦復留中不報宜效尤肆惡者之終無已時欲邊境之寧得乎

雷震軍臺燬

是月甲寅密雲楊家窪軍臺為雷火震燬層樓礮轟發火器火藥俱被焚擊死南兵一名庚午復震永平屬

石火墩軍臺雷從臺東門入擊死南兵一名傷北兵二名臺房夂垜口火器盡燬

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

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

秋八月禮部侍郎孫慎行罷

慎行素講學東林為黨人所忌及在禮部遇事皆切諫韓敬科場事久不定慎行特擬黜敬黨人袒敬者追論湯賓尹越房取卷時各分考俱效之因欲十七人並罪藉以寛敬慎行集廷臣議卒坐敬闗節為十七人昭雪黨人益大恨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誌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誌未履位何復推慎行亓詩教和之慎行遂連疏引歸後丁巳京察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

拾遺疏中帝知
其無罪置不問

大學士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如東宮講筵瑞王請婚福王之國補鈌官罷礦稅再三陳請其言多格不用所所救正十二三而已自獨相後請增置閣臣尤極懇切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葢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廟廊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習氣日趨日下不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又言今天下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奏章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留臣何益又言今陛下與羣

臣隔絶帷幄不得闗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之妙用恐聖帝明王無此法也所言皆切中時弊帝俱不省嘗因卧疾閤中無人就其家擬旨向高自以為非體堅乞去位帝仍慰留命主癸丑會試向高以入闈不便票擬力辭卒不允亦不命他相至是乞休疏已六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質實 礦税礦務始於洪武末年採福建銀屏山銀場局浙江温處麗水平陽等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後福建課額至四萬餘浙江亦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民賴蘇息而歲額未除宣宗朝特遣侍郎御史官為之督理景帝時始命中官戴細保提督税務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畧如舊雲南十萬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筭所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弘

治後開閉不常迨神宗朝姦民廢弁獻礦銅者日至開採之端亦日啟于是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留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皆原奏官往礦脈細微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姦人假開採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奉罷黜時中官多橫暴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廷臣屢請罷向高言之尤力武陵唐縣明屬常德府令因之

房山元縣明屬涿州令屬順天府西路同知信陽元置州屬汝寧府明降縣後復為州令因之蓬萊唐縣明洪武初省八登州九年復置縣令因之並屬登州府福山金天會二年劉豫析蓬萊縣地置縣屬登州明屬登州府招遠金天會二年劉豫析掖縣地置縣屬萊州明屬登州府令俱因之孝豐明成化二十三年析吉安縣地置縣後屬安吉州令屬湖州府

九月地震

是月庚午山西河南同日俱震

乙卯四十三年春正月徐州決河工成

先是四十年九月河決徐州三山衝縷堤二百八十丈遥堤百七十餘丈黎林鋪以下二十里正河悉為

平陸耶雎河水耗竭總河都御史劉士忠開韓家壩外小渠引水壩以東得通舟楫及是工始成

質實 三山在銅山縣東南十餘里上有三峰故名山腰有洞又名南洞山其下為三山堤黎林舖在銅山縣東南韓家壩在銅山縣北茶城下劉士忠華州人

三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星隕聲如雷

是月戊申星隕於清豐之東流村有聲如雷壬子天津衛地震有聲

質實 清豐唐縣明屬大名府今因之天津衛明永樂初置屬河間府今為天津府

夏四月雨豆

是月戊寅石首縣雨豆大小不一色雜如黑

五月畿內山東旱

京師自三月至六月皆不雨七月山東復蝗

贍貧宗

山西巡撫吴士度言國家建藩頒爵自親王郡王至將軍中尉俱有定禄年來宗支繁衍間有無禄極貧或以擅婚私溢妾之子不敢請名者或以幼而無父不能請名者或已請名而家貧不能封者與孀婦身無所依者每名月給米一石折銀一錢於各府正項糧銀內支給從之

質實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

明制皇子封親王歲禄萬石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立為王世子長孫立為世孫冠服視一品諸子年十

歲封為郡王嫡長子為郡王世子嫡長孫則授長孫冠服視二品諸子授鎮國將軍孫輔國將軍曾孫奉國將軍四世孫鎮國中尉五世孫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其生也請名其長也請婚祿之終身喪葬予費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民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按其跡若涉風癲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廷臣既以風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復訊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積薪草為人所燒氣憤赴朝聲寃行至

門自有應坐之律風顛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聖擅寵好名者輒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遇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恠持梃公肆逆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

東華門過一人謂持挺入可當究狀遂誤入東宮按律當斬加等立決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王之寀私詰差言由內侍引薦得口詞甚悉之寀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瘋不狂有心有膽乞傳凶犯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有奸戚字帝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即剪除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斥之寀言謬請帝從容詳審於是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廷齡具言其致瘋始末與原勘畧相符遂以風癲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以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謂係內監龐保劉成主使刑部乃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中外籍籍語侵國泰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疏入帝大怒

質實 慈慶宮在東華門內端敬殿之東後為端

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至以文偽調停尚復成何事體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本宮皇太子原居大内鍾粹宮在坤寧宮之左既長移居於此胡士相平湖人王之寀字心一朝邑人詰差口詞之寀詰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說之寀麾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知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畀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老公内侍通稱也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戚延齡言致癲始末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甓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負薪往市於璫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被責差産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梃入都叩閽陸夢龍字君啟會稽人夢龍訊差夢龍見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絕無風癲狀因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須臾圖成具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且言

二人與我金銀壺各一豢我已三年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内監所稱皇太子也又言有妹夫孔道同謀凡五人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士晉疏言國泰若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令保成下吏考訊如果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或疎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廷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之遠遁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國泰罪不容誅矣

嚴皇城門禁

御史劉廷元請禁内市以消隱禍御史牟志夔請飭皇城以内四門内臣出入必稽啟閉以時毋撓巡視

之權因諭門禁本宜嚴密令該部及巡城科道官通飭嚴加盤詰仍著嚴衛巡捕衙門及守門官員密切體訪擒拏奸宄至內地每月三市相沿年久以濟需用事不可缺但不許持挾銅鐵鋒利弓矢等物入市違者必懲

質實　皇城內四門午門東華門西華門元武門內市在禁城之左過光祿寺入內門自御馬監以至西海子一帶皆是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設場貿易此三日舊例令禁內賤役輩織出宮棄之故各門俱啟閉因之陳列羅織借以博易馬年志夔南溪人

召見大學士方從哲等於慈寧宮下御史劉光復獄

初奸人王曰乾上變言巫蠱事辭連劉成至是復淡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於慈寧宮召大學士方從

哲吳道南及文武諸臣入見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外臣何意輒以浮言間朕父子耶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言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申諭再三諸臣始叩首出初從哲等進見時御史劉光復跪班後大言曰皇上極慈愛太子甚仁孝帝不甚悉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光復又前跪大言申奏帝謂地近皇太后几筵大言非敬且越班進對失人臣禮令中使縛之下刑部重擬罪方從哲及廷臣力救不允宗人中尉充觧駙馬王昺疏救光復以詞激充觧幽禁昺褫冠帶閒住帝不見廷臣已二十五年矣御史翟鳳翀因言陛下台對廷臣天日開霽千載一時輔臣宜舉朝

端大政秉便縷陳乃一切緘默不言徒致光復以失儀獲罪光復一日不釋恐輔臣一日未安也帝降旨切責尋以鳳翀疏論中官呂貴等謫外

論貲實劉光復青陽人翟鳳翀字凌元益都人疏論中官呂貴等鳳翀以中使呂貴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織造冉登提督九門誣奏市民毆門卒邢洪辱御史凌漢翀於朝帝釋洪不問漢翀為凌應登所毆洪復曲庇應登鳳翀疏論貴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無從小臣叩閽無路宦寺寢用政令多違實開羣小假借之端將成太阿倒持之勢帝大怒謫山西按察使經歷是時郭尚賓亦以直諫忤旨被謫江西布政使檢校時稱二諫

張差伏誅

帝諭三法司張差以瘋癲姦徒闖入東宮持梃傷人罪在不赦因命決差於市內官龐保劉成嚴提審明

擬罪馬三道等應屬誣摯斟酌擬議此外不許波及無辜尋命司禮監隨同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會勘

寵保劉成搒掠死馬三道等擬流時帝意在調護貴妃太子會事似有迹故於諸言者亦不遽罪也未幾何士晉調外王之寀削籍陸大受奪官而陸夢龍獨免光復尋亦見釋

六月免滸墅蕪湖關稅三分之一

先是李太后遺詔免近京畸零雜稅因允臺臣所請罷蘆溝稅應天巡撫王應麟言兩京並重而陪京尤為根本乞罷兩關額稅故有是命

勑修省

以京師三月至六月久旱故也

秋七月振畿內饑

畿輔久旱通州三河等處饑民乏食刼掠者衆薊鎮總督薛三才以蠲振請命發通州倉米七萬石振濟臨清德州倉米十萬石平糶并發本屬備荒穀及收買隣近豐收地方稞糧以資之九月以順天府尹李長庚言京師五城分廠煑粥平糶十一月巡按直隸御史過庭訓請通州三河縣全徵折色寶坻密雲二縣准折十分之三平谷縣折十分之五停順天府屬驛傳待支車輛等銀各屬應納邊鎮米豆等銀永平等衛逋欠屯銀從之

質實 平谷元縣明屬薊州今屬順天府李長庚字酉卿麻城人

閏八月重建三殿

時工部奏修乾清宮廡屋帝以三殿久未鼎建諏吉宜於本年命定期啟工俟明歲皇太后升祔陵廟禮

成後從
容構造

振山東湖廣饑

時山東自三月至六月久旱盜起貧民乏食巡撫錢士完請發帑振濟帝命以布政使庫貯解部稅銀六萬六千兩有奇本年臨清應解稅銀四萬兩留東備振又以臨清德州倉米六萬石振濟四萬石平糶湖廣水旱頻仍巡撫梁見孟奏請災重者漕糧并折稍輕者折一徵二其無漕南二糧處所酌量加振從之

貸實山東盜蒙陰盜豎旗稱王殺官兵沂州盜七百餘乘馬彎弓搶劫糧畜昌樂縣盜三百餘嘯聚焚劫費縣濟陽亦多白晝搶劫者蒙縣元縣明因之屬莒州令屬沂州府昌樂宋縣元省入北海明初復置屬青州府令因之錢士完歸安人梁見孟安肅人保定右衛籍

河套諸部犯延綏官軍禦之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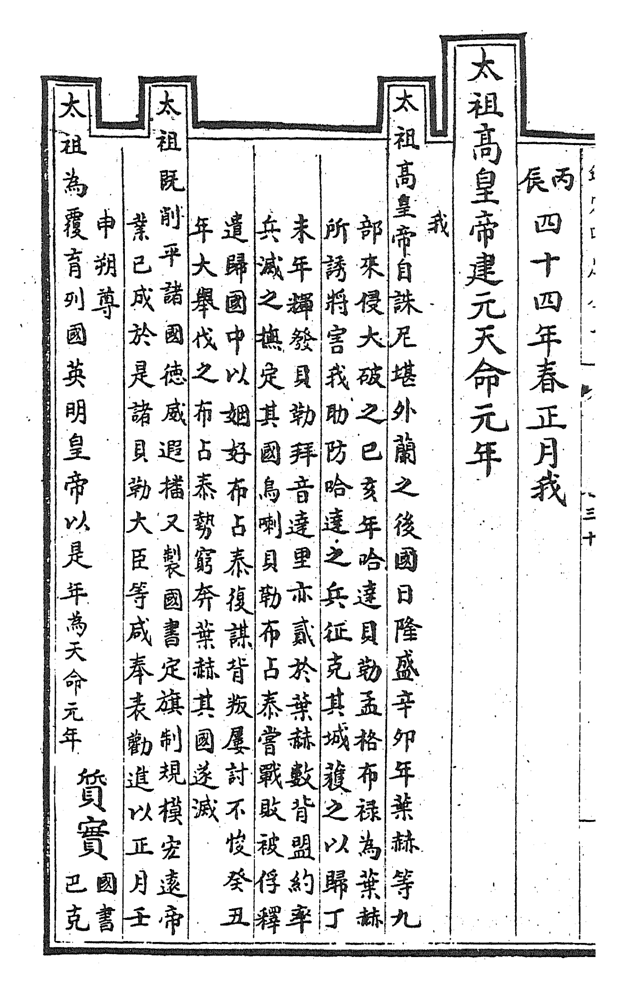
前年套寇犯保寧總兵官官秉忠叅將杜文煥敗之一月再捷嗣後蒙克錫里等以挾賞不遂數沿邊寇掠秉忠隨所向以勁旅遮擊屢破之寇遂遁去巴什圖子濟農者士馬雄諸部為套中之主及是見巴什圖襲順義王於是挾求封王且請市賞邊臣不許會他部塔類以痘瘡死妄言為邊吏所害而沙津盜邊又被搶去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遇伏被執士卒死傷過半秉忠開寇入急遣游擊張榜潛刼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總兵杜文煥援軍至共擊之寇始退然猶駐塞下時鈔掠秉忠被劾罷方候代沙津從雙山入犯秉忠設伏待之遂大敗去斬首二百有奇

質實　高家在葭州北大柏油在神木

縣西柏林在神木縣西南波羅在榆林府懷遠縣東北磚井在延安府定邊縣東寧塞在延安府靖邊縣西雙山在榆林縣東南杜文煥字嵌武松之姪 蒙克錫里舊作猛克什里洮津舊作洮計塔類舊作鐵雷令並改

冬十月京師地震

是年二月揚州地震狼山寺殿壞塔傾江神廟碑崩裂乙亥楚雄地震聲如雷人民驚殞十月京師地震二次密雲縣湖河川等處同時震有聲 質實 狼山寺在通州南十八里五山連屬山有廣教寺舊名慈航院唐天寶間改名江神廟在狼山上今名江海神祠楚雄明洪武中以威楚縣地改置楚雄縣屬楚雄府令因之


丙辰四十四年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建元天命元年

我
太祖高皇帝自誅尼堪外蘭之後國日隆盛辛卯年葉赫等九部來侵大破之己亥年哈達貝勒孟格布祿為葉赫所誘將害我助防哈達之兵征克其城獲之以歸丁未年輝發貝勒拜音達里亦貳於葉赫數背盟約率兵滅之撫定其國烏喇貝勒布占泰嘗戰敗被俘釋遣歸國中以姻好布占泰復謀背叛屢討不悛癸丑年大舉伐之布占泰勢窮奔葉赫其國遂滅

太祖既削平諸國德威遐播又製國書定旗制規模宏遠帝業已成於是諸貝勒大臣等咸奉表勸進以正月壬申朔尊

太祖為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以是年為天命元年

貿寶

國書

巳克

什額爾德尼噶蓋初以蒙古字合國語聯綴成句創立滿洲文頒行傳布旗制初削平諸國設有四旗旗純色為别曰黃曰紅曰藍曰白尋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分左右翼

發明

臣等謹按史家紀元系統必據實以徵文我
國家龍興東土受命發祥當故明神宗時奄有蒙古喀爾喀諸部王業所基鴻猷炳爍爰允臣民所請建國紀年自應大書立綱用著
聖朝創建大一統之始謹於神宗四十四年正月特書
天命元年而於歲首則仍存明之紀年嗣凡恭遇
列祖建元之初均繫月特書如通鑑輯覽之例庶史法允歸據實而於
首出肇基積
德累
功之統緒彌昭公正云

盜擊御史凌漢瑚於端門

漢瑚與草任督捕凌應登同籍長洲與通譜及為御史以搏擊豪猾自任心惡應登所為不法先是應登緣事嚇取奸民王好賢四千金漢瑚廉得發其狀應登亦訐漢瑚為福清令貪贖及以賄得御史列欵上圖報復疏俱留中元日百官行禮畢至端門應登潛率其黨伏門側持鐵鉤哭擊漢瑚敗面裂衣同官力護得不死巡視皇城給事中亓詩教以聞下九卿會勘互訐情事禮科給事中余懋孳言互訐並議非法之平上以為黨比奪懋孳俸尋議漢瑚交通
貿實端門不慎冠帶閒住應登發雲南瀾滄衛充軍

在承天門北午門南福清明洪武中以福清州地改置縣屬福州府令因之凌漢瑚凌應登俱長洲人余懋孳婺源人

發明春秋昭公二十年書盜殺衛侯兄縶左氏以為齊豹先儒以為宗魯若齊豹則有位於朝若宗魯則身為驂乘聖人均以盜書聶政刺韓相俠累司馬遷著之列傳矜為任俠而紫陽亦以特書筆盜今凌應登貪詐不法為漢翀舉發因而挾嫌誣訐并究肆暴横例以齊豹宗魯聶政之為即引經傳以斷斯獄其罪已無可逃況以森嚴禁地糾黨逞兇目無法紀至於此極乃應登僅予流竄而漢翀並致罷免刑政亦豈云平允耶

雨三色雪

是月雨紅黒黄三色雪屋上多巨人跡

天鼓鳴

是月丁丑易州及紫荆關皆鳴戊戌陜西洮州復鳴

遣御史過庭訓振山東饑

帝以東省饑民數多刼掠可虞命借太僕寺馬價銀臨清倉米設法給濟於是戶部議發冏金十六萬兩及分振米六萬石平糶米六萬石從之遣御史過庭訓往董其事仍勅速行以慰東人仰望之心時青州舉人張其猷上東人大饑指掌圖各系以詩有母食死兒夫割死妻之語見者酸鼻流離入江淮間遂成人市尋庭訓及巡撫錢士完以救荒事宜十二條上一定振規二廣振地三勸倡義助振四留漕米十五萬平糶五開事例量減銀兩自春至夏止六酌贖罪七搜帑藏八清驛遞九寬禁約錢法鹽法權宜便民十通水利十一普振十二酌蠲停從之十一月命蠲本年存留夏稅折徵臨清德州二倉米

二月振畿內山東及淮徐南畿

初淮徐不登以巡撫唐世濟言改折漕糧蠲免未完帶徵米麥及是發淮安府貯庫稅項溢額銀八千七百兩有奇并借支正項溢額銀八千兩易粟煑粥以贍饑民河南亦留稅銀四萬二千餘兩糴穀振之

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益黔中餉

黔師自平播後銷兵太多營哨非舊各種夷賊生齒日繁貴州上六衛平定銅仁大江小江等處無日不報苗警而苗仲殺虜職官焚刼屯堡延袤數百里受禍尤慘諸苗南抵滇西抵蜀東南抵西粵種類實繁皆屬土官管轄多桀黠不能制且縱使刼掠陰利其貲不欲翦除苗仲孤己羽翼也黔撫張鶴鳴以為不

大創之則黔旦夕難保而黔兵不滿千且事關三省非貧黔所能獨舉乃與各道臣募兵一萬調土司兵二萬四千餘先勦平定後及兩江然後分兵十路截仲賊之後而洗其巢計一年可收廓清之效而糧餉不繼恐募兵渙散請發帑金十萬兩兵部議以馬價銀六萬兩予之

質實

平定長官司在麻哈州西北明洪武二十二年置屬平越衛三十年屬清平衛弘治七年改屬麻哈州銅仁大江小江銅仁長官司舊屬思南宣慰司永樂十二年置府治於此神宗二十六年改縣西南有銅仁大江西北有銅仁小江合流注於沅江苗仲苗名仲家者踞貴龍平新之間為諸苗渠帥

夏四月河南盜起

舞陽泌陽西平遂平等縣盜賊數百人白晝嘯聚撫臣以聞帝以羣盜結聚日久地方有司隱匿不報降

旨切責仍諭文武各官防禦勦撫務期撲滅以遏亂萌至七月乃靖

質實 泌陽明洪武初以比陽縣地改置泌陽縣屬南陽府今因之

六月套寇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前年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代官秉忠鎮延綏寇屢鈔邊文煥連敗之于保寧長樂斬首三百有奇西路酋浩爾齊布延泰等懼相率降惟東路濟農沁津等猶恃地險駐高家堡柏林仍要請封王補賞文煥復集兵襲破其營斬首二百五十敵皆披靡而西路乞盟益亟浩爾齊諸部相與攢刀立誓獻罰九九而退已沁津又設伏兵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蒙克錫里連犯雙山波羅二堡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斬首四十一級而還濟農等懼又知西部已和勢孤弱亦乞和獻罰九九者二當是時寇衆號十萬分

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亦千騎及質實九九部落
屢不得志始次第歸款延綏遂少事中罰駝馬
牛羊之數○布延泰舊作卜言太今改

河決開封

先是五月河決徐州狼矢溝由蛤鰻周柳諸湖入泇河出直口復與黃會及是復決開封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隄下陳留入亳州渦河陳杞睢等州咸受其害○是年巡漕御史朱堦請修復泉湖言宋禮築壩戴村奪二汶入海之路灌以成河復導洙泗洸沂諸水以佐之汶雖率衆流出全力以奉漕然行遠而竭已自難支至南旺又分其四以南迎淮六以北赴衛力分益薄況此水夏秋則漲冬春而涸無雨即夏秋亦涸禮逆慮其不可恃乃於沿河昭陽南旺馬踏蜀山安山諸湖設立斗門名曰水櫃漕河水漲則瀦

其溢水於湖水消則決而注之漕積泄有法盜決有罪故旱澇恃以無恐及歲久禁弛湖淺可耕多為勢豪所占昭陽一湖已作藩田比來山東半年不雨泉欲斷流按圖而索水櫃盡無知者乞勅河臣清核亟築隄壩斗門以廣蓄儲帝從其請方議濬泉湖而河決運船迎溜艱險督漕侍郎陳薦開武河等口洩水溜乃平

質實 狼矢溝在銅山縣東二十里渦河源出鹿邑縣經亳州北又東經蒙城縣北入鳳陽府懷遠縣界

秋七月地震

大同渾源州同時震八月戊辰延慶州地震

流星入貫索

是月壬午西北有流星行入貫索二星隨之給事中熊名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于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内女妖遣東兵端吐火雷燬内監樓居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侵人相食黄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没熒惑襲月金水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為恒風為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逆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説進内庫太實外庫太虚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察部覬賞可憂三黄河之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吴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罷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成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

惑天子小技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綱紀滇黔之守令皆窮途揭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譏搆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蘄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

中旨修咸安宮

時遣內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勅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理咸安宮也輔臣言明旨傳宣定例必由內閣下科臣然後發抄若不由內閣不由科發不經會極門不由接本官突以二豎傳宣於部臣之私寓則從來未有之事向來建議諸臣以旨從中出猶且慮之況臣等竟不與聞乎工科徐紹吉等亦疏諫不省

質實

咸安宮明時在文華殿西咸和右門之北先名咸熙宮會極門嘉靖四十一年二殿成改左順門曰會極門凡京官上下接本俱在此南入為內閣輔臣票本處也徐紹吉平江人保寧衛籍

發明　傳旨必由內閣科道此固本於左史記言之意而實亦以杜近侍假託之私至今內使宣諭於部臣之私第宰執皆不得與聞此為創見況修繕大內宮室苟非侈窮土木原國家經費所宜及何妨明降諭旨俾將作司其事耶神宗徒以事由奉御奏請恐為廷臣所阻聊以權宜集事俾速鳩工不但定制淪胥並此傳宣矯偽之風必將變本加厲雖當時建議諸臣未嘗不深以旨從中出為慮而概置不問其奈之何

南直隸河南江西廣東災

是年應天溧陽等處水江寧廣德常鎮淮揚等處蝗河南旱蝗捕斗蝗者官給斗穀穀盡蝗愈繁有闔戶自經者土鼠千萬成羣夜銜尾渡江南絡繹不絕一月方止江西水大漲民居蕩析浮屍蔽江廣東南韶

等處淫雨匝

月田禾盡潰

八月備孝陵祝帛

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言孝陵元昌清明長至三

大祭文物俱備中元孟冬兩忌辰及萬壽節五祭向

止陳設酒果應加

用牲帛祭文從之

日中有黑子

是月戊辰日也是年三月月犯軒轅大星七月壬午

西北有流星入貫索二星隨之十一月丙戌月犯軒

轅左角甲午月掩房宿南第二星十

二月丙午火星逆行入翼宿初度

陝西巡撫龍遇奇請免包稅不報

遇奇言秦民包稅其苦有三一曰包賠無著之苦天下稅課例屬商賈若秦則三面臨邊商賈罕至向來稅額皆派之丁畝及津梁陶穴築傭之輩令凶荒死徙村里為墟即向來瑣科無從矣一曰稅額獨多之苦秦邊地也瘠土也遠在江南腹裏者勿問即與秦連界者東則山西西則四川稅皆萬許即大藩如河南亦六萬餘秦肥瘠視三省迥殊而稅額多至十萬即蒙恩減而已減之額尚浮於三省未減之額矣一曰章誤邊餉之苦民止此財官司既督以賠稅自不能并力以輸邊計秦民十八年已輸過稅額一百五十萬兩而坐逋邊餉則已二百四萬足此誤彼明驗不爽此包稅所以不可不罷也疏入不報

質實

龍遇奇永寧人

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以詹事府詹事劉一燝少詹事韓爌為侍班官右庶子張邦紀趙師聖左諭德公鼐右諭德龔三益薛三省楊守勤為講讀官皇太子進執事諸臣及賜酒饌皆稱先生進對進儆敏妙合法中外大悅然一講而輟後不復更舉矣

質實皇太子出閣講學儀太祖初於大本堂後於文華後殿天順二年定儀注是日早執事官於文華後殿行四拜禮鴻臚官請皇太子陞殿師保等官於丹陛上四拜各官退出内侍導皇太子至後殿陞座以書案進侍班侍讀講官入分班東西立内侍展書侍讀講官以次進讀講叩頭退其每日講讀於早朝退後出閣升座惟侍讀講官入行叩頭禮内侍展書先讀四書則東班侍讀官前伴讀退復班次讀經或史則西班伴讀亦如之讀畢各官退巳時各官入内侍展書侍講官次第侍講早所讀書如侍讀儀講畢侍書官侍習字畢

各官叩頭退凡書三日一溫背溫之日不授新書凡書字春夏秋百字冬日五十字朔望節假大風雨雪隆寒盛暑暫停弘治十一年更定三師三少并官僚於丹陛四拜畢從左右門入東西立候讀講畢叩頭退隆慶六年改設座于文華殿東廂正中西向每日讀講官先詣文華門外東西向序立候帝御日講經筵畢皇太子出閣升座凡東宮初講閣臣連侍五日後每月三八日一至先拜出然後各官入劉一焜字季晦南昌人韓爌字象雲蒲州人張邦紀宜興人熊山左衛軍籍趙師聖南豐人公鼐字孝與蒙陰人龔三益武進人薛三省定海人楊守勤慈谿人

九月山東盜大起

東省饑民嘯聚所在攻劫御史過庭訓以聞帝令相機捕除首惡餘設法解散時劇盜張國柱引衆五百

人以絳帛抹首入安卯令懼而逸賊坐正廳事指揮其黨刼庫藏破械出獄因有縣民王淮者以死罪繫獄乃詐降賊標旗為順號予之俾巡視淮密戒諸囚無動動者死矣陰結縣令為擒賊計約城外張軍聲以撼賊入而宣言于賊曰官軍至矣何不去賊踉蹌出城未及半淮闔扉堅手刃一賊持其首號召吏民令鄉兵各去其帽曰抹首而絳者賊也復立斫渠魁十餘人於是城中人并獄囚並起逐賊盡殲之淮搜獲賊所刼庫物還之官事既定束身入獄巡撫李長庚言淮一罪囚耳而倉卒成定亂之功其佯為從賊智也戮刀殲賊勇也事平就獄口不言功忠也雖殺人者死國有常刑而會典亦有犯斬立奇功准贖之例乞寛一面開義士自效之門帝命釋之嗣有盜渠周堯德張計緒張文朗等各立頭目于泰山歷城章邱萊蕪等處出没行刼稱堯德為紅竿大王後改稱平師王所至焚燬虜掠支解事主截殺官兵長庚等

詰戎肆武本非獨恃固操與丈所能握其機要況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足儲軍實卯閲力陳猶慨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尉衛尉所隸亦可

遣兵先後勦捕擒斬至四十五年正月餘黨始散

質實　章邱隋縣宋以後屬濟南府今因之

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冬十月益九邊餉

時九邊需餉所在告缺閣臣日請發帑帝以二王婚禮不敷為辭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言今日之一二百萬撫之而有餘他日之幾千萬安之而不足也尋括內府銀三十萬兩戶部工部銀八十萬兩濟之

發明　當時籌邊餉者不計耕屯不因畝糧下惟請發內帑上則指借諸司以國家大征繕宗社安危所寄而為彼此委藉之局已屬非體況部寺各執經費為辭支左絀右于事何補尋至加徵直

稍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應秋氣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爲文貌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省正賦至再至三民窮膏竭盜賊滋起以肢體之患潰及腹心人謀之不臧果孰貽其咎耶

十一月隆德殿災

前月甲子烈風壞正陽橋坊是月己巳夜殿災大學士方從哲等言禁城離照之地而橋坊隕於暴風宸居嚴閟之區而殿宇飛爲烈焰旬日之內奇變疊呈此豈可以尋常視之苟且應之決非青衣角帶之故事所能挽回亦非減膳撤樂之彌文所能消弭惟陛下以恐懼之真心行修省之實政破因循之積習振明作之治功時事之壅滯者盡爲舉行羣情之鬱結者悉令舒暢庶幾人心可得天變可回質實

隆德殿在嘉德右門南即元極寶殿隆慶元年更名

丁巳四十五年春二月勅修省

帝以去冬無雪入春不雨京師農事可憂宫中露禱祭郊壇因勑羣臣實心修省是月二十一日雨雪降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言君之尊猶天也臣之有所祈於君猶之祈天也其為齋心而祝披悃而陳者視三農之望雨不啻過之而心力徒勤挽回莫効甚至疾呼痛哭而上若不聞累牘連章而上如不見是常人之所可必於天者臣不能得于君豈天可問而九重之内不可問乎因擇切要時事求次第舉行不省

至五月再

勑修省

鎮撫司缺官獄囚久繫多死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言今早入朝有百餘人羣聚長安門外環跪號訴詢為鎮撫司監犯家屬言本司理刑缺官無人問斷監禁日久死亡相繼是有罪者不得速正厥法無辜者不得早雪其寃乞即簡補問

官以便審録不省是年五月閣
臣有司循例請熱審亦不報
質實鎮撫司錦衣衛
初設鎮撫司掌
本衛刑名兼理軍匠洪武二十年以錦衣衛多非法
乃焚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録詔內外獄咸歸三法
司罷錦衣獄成祖時復置尋增北鎮撫司治詔獄成
化間刻印畀之獄成得專達不關白錦衣而以舊所
設為南鎮撫
司專理軍匠

封福王常洵庶子由松為德昌王

由松為常洵長子
質實
神宗十年定郡王初封係帝
係帝孫儀仗全給
孫儀仗全給係王孫者免差
宗室分封漸多
勢難遍給也

三月振江西饑

江西水災留二監稅額銀二萬兩振濟從巡按御史陳于廷請也是年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陜西湖廣福建廣東相繼告災廷臣有司請振率寢不報

夏五月鳳陽地震天鼓鳴

甲戌乙亥兩日同

六月以先賢周惇頤後周汝忠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汝忠惇頤十七代孫

秋七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是月戊辰夜雲陰雷電雨雹大如栗自西南來狂風驟起屋瓦俱震壞社稷壇門及東中門五鳳樓東華

門樓並毀 質實 東中門在中極殿東五鳳樓即午門樓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東華門

貴州苗作亂巡撫張鶴鳴討平之

先是鶴鳴奏知府孫崇先守備孫開祚等擒斬逆苗於平洪邊十二馬頭計一千二百名顆俘獲六百餘人及是復奏猓坪擺朋坐之捷黃土寨賊首老蜡鷄以八十房踞猓坪勾約集石頭等寨賊首阿寅等各數十房推老蜡鷄為王貫鶱等為軍門總兵等官憑險負固內監軍安平道謝參政集諸營兵又都司張鶴鳴等三路並進分奪三關賊據本坐猖悍如故復令土舍王國奇者用間招降仲羅童等設伏擒斬三百餘人老蜡鷄死猓坪始靖 質實 張鶴鳴潁川人平洪十二馬頭在洪舟江西岸屬洪舟泊里長官司猓平即撈平峯攢如削上有仰天窩窩有九井平地可容數千人擺朋坐在猓平南坐後負河環山

疊通三路路各有闕

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前年典會試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嗾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為謫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毋喪乃歸居二年卒